

《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考*

郜 同 麟

提 要：《正统道藏》中的《大洞金华玉经》是对《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的改编。南北朝多种上清经中都提到《雌一经》，该经的成书时代应较早。《雌一经》的形成与《大洞真经》的神化有关，《雌一经》实即读《大洞真经》的经诀，是《大洞真经》的附庸。《雌一经》的这种造经模式被《八素真经》《玉清隐书经》《八景玉篆》等一批上清经模仿，它们都将自己和《雌一经》一起编入《大洞真经》先修经典的序列当中。《雌一经》的内容来源于杨、许之前的一些修炼方法，它还影响了《上清三元玉检三元布经》等经典。从《雌一经》中可以看出一种“法、术、验”的结构，这种结构也见于《大有妙经》《西王母宝生无死玉经》等，可能是早期上清经的一种造作方式。

郜同麟，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题词：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 大洞金华玉经 早期上清经 雌一经

关于《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以下简称“雌一经”）的成书，《道藏提要》认为“当为杨羲、许谧等晋代道士所出”^①。萧登福也认为该经“撰成在《大洞真经》之后，而在《洞真太上素灵洞玄大有妙经》之前”^②。《道藏通考》将该经隶于唐代，该书认为，虽然此经可追溯到杨、许传经稍后的时代，但现存该经的形式可能形成于7世纪以后^③。王卡也认为该经成书较晚，他说：“《雌一五老经》作为较晚出现的道经，至少整合了两种上清派经书，即《大洞真经三十九章》与《大洞金华玉经》的内容……《道藏》所收《雌一经》文本定型的年代，也应在宋元以后。”^④关于《雌一经》的成书时代、成书过程，学界还有争论，因此本文就此问题试作探讨，以期为学界做一参考。

一、《雌一经》与“金华经”

《正统道藏》洞真部方法类收有《大洞金华玉经》，全经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见于《雌一经》“中央黄老君所撰玉经诀”部分，第二部分见于《雌一经》“太丹隐玄玉晨金华玉经八间十二愿”，第三部分见《大洞真经》。《大洞金华玉经》前两部分文字与《雌一经》大致相同，显然两种经书应有因袭关系。如前所引，王卡认为《雌一经》系整合《大洞金华玉经》而作，而《中华道藏》则认为《大洞金华玉经》“系改编《雌一玉检五老宝经》而成”^⑤。

《三洞奉道科诫营始》中不载《雌一经》，这

可能是有些学者怀疑《雌一经》成书较晚的原因。但《三洞奉道科诫营始》亦不载《洞真太上素灵洞元大有妙经》（以下简称“大有妙经”）、《上清高圣太上大道君洞真金元八景玉篆》（以下简称“八景玉篆”）等，或许这些经书没有进入当时的法位授受体系，故《三洞奉道科诫营始》不载，并不能说明当时没有这几部经书。

《雌一经》中提到了几次“金华经”，如：“夫得受大洞之诀、洞一上首雌雄合变帝君上愿、玄母八间、金华阳隐书，斯乃九天帝君怀中禁经也。”^⑥“故大丹隐玄，号曰《金华经》。”“受大洞上诀，施行雌一，读大丹隐玄玉晨金华经者，当月月密朝太素三元君。”而“太丹隐玄玉晨金华玉经八间十二愿”更直接以“金华玉经”命名。这正是有学者认为《雌一经》整合《大洞金华玉经》的原因。

与《雌一经》同为上清派“三奇宝文”的《大有妙经》提到了“金华经”，彼文称：“洞房中有三真，左为无英公子，右有白元君，中为黄老君，三人共治洞房中。此为飞真之道，自别有经，事在《金华经》中。”^⑦但今本《大洞金华玉经》中并无“三真”之事。而《雌一经》“中央黄老君大丹先进洞房内经法”部分则主要为存思“三真”以飞仙的内容，彼文称“白元携魄，无英提魂，中央黄老，扶我身神，我遂升天，得为真仙”，正是所谓“飞真之道”。《大有妙经》又称“《高上玉检雌一五老宝经》，上愿十二，玄母八间，九转五回，变化雌雄，第二奇文”^⑧，而“上愿十二、玄母八间”恰在《雌一经》“太丹隐玄玉晨金华玉经八间十二愿”部

分中，是《大洞金华玉经》的主要内容。

《上清仙府琼林经》引到“大丹隐玄五晨金华玉经”，但在文末称“已上出《五老雌一经》”^⑨。《上清道宝经》卷4《服饵品》引到《大洞金华玉经》“玄母八间”的内容，却注出处为“雌一”^⑩。这些证据都表明，“金华经”恐怕仅是《雌一经》的一部分，早期道经中所引的“金华经”恐怕就是从《雌一经》中引出，而“金华经”的范围恐怕也大于今《大洞金华玉经》。

实际上，《大洞金华玉经》有明显的多方抄掇的痕迹。如前所述，该经的前两部分抄自《雌一经》，其实就是把《雌一经》中提到“金华经”的地方抄在一起。第一部分抄自《雌一经》“中央黄老君所撰玉经诀”，这部分在《雌一经》中是读诵《大洞真经》的法诀，所以文中屡次提到《大洞真经》，且文中“存修雌一三年之后，乃又得诵《大洞真经三十九章》耳”也指示了其来源。《大洞金华玉经》后文完全没有提到《大洞真经》，这一部分与后文也几乎没有联系，仅因

提到“金华隐书”“大丹隐玄号曰《金华经》”，所以被抄来作了《大洞金华玉经》的第一部分。《大洞金华玉经》“回风大混合帝一之道存修九图”部分则完全改造自《大洞真经》。《上清大洞真经玉诀音义》引《登真隐诀》卷2云：“《大洞真经》今世中有两本，一则大卷，前有回风混合之道，而辞旨假附，多是浮伪。”^⑪今《上清大洞真经》末尾即有“回风混合帝一秘诀”，《大洞金华玉经》这一部分正是来源于这“浮伪”的《大洞真经》。在“回风混合”之后，《大洞金华玉经》又有存思“帝一尊君”的内容，而这部分内容又实是抄自《大洞真经》第39章。由此可见，今本《大洞金华玉经》乃是多方抄掇而成，各部分缺少逻辑联系，《中华道藏》认为《大洞金华玉经》“系改编《雌一玉检五老宝经》而成”的结论是可靠的。

但应指出的是，《大洞金华玉经》的抄写年代大约较早。与敦煌本《雌一经》^⑫对照，可知《大洞金华玉经》保留了许多《雌一经》的早期面貌。

《道藏》本	敦煌本	《大洞金华玉经》
当先后告斋各一百日	当先告斋，前后各一日	同敦煌本
苦行而相传授焉	对斋苦行而相传授焉	同敦煌本
无斋而传付者，经师当死	无斋而付，付者经师当死	同《道藏》本
受者失两目焉	受者失两明焉	同敦煌本
斋不苦切	齐不苦窃	同《道藏》本
不轻宝也	防轻滥也	防轻览也
受传施行	受便施行	同敦煌本
宣传之约，一如宝经	宣泄之约，壹如上法	宣泄之约，一如上法
老幽室于闲林	考幽室于闲林	同敦煌本
示灵真之勿用	木虚真之勿用	示虚真之勿用
示趾足之不广	示止足之勿广	同敦煌本
非君师、父子、兄弟之服者	非君父师、兄弟之服者	同《道藏》本
绝迹同于无景	绝迹同于无量	同《道藏》本
密诚着于远近	密诚着于遂往	密诚着于遂往
星驰于五老之室	声驰于五老之室	同敦煌本
使衣巾解而不秽	使衣巾鲜而不秽	同敦煌本
懃懃不息	懃懃不释	同敦煌本
始可与求大洞之门户	始可与言大洞之门户	同敦煌本
奉之者，登三晨，游九霄；违之者，没三途，入九幽	奉之者，登三晨，游太霄；违之者，没三泉，入太幽	同敦煌本
如令其施行存想	欲令其施行存思	同敦煌本
流秽薄清	流秽荡情	同敦煌本
专贞守一	专真抱一	专贞抱一
修存雌一	存修雌一	存修雌一
受《大洞》三十九章耳	受《大洞真经》卅九章耳	受《大洞真经》三十九章耳
今受得此诀	今受此诀	同敦煌本
不必俱待《大洞真经》而一通之也	不必俱待《大洞真经》而壹通之也	不必俱持《大洞真经》而一通之也
三元见矣	三元具矣	同《道藏》本
自获此经，玄灵降授，黄老告符，运灵引曜，五老散华，空中受之	自获此书，玄虚降授，黄老告符，连灵引曜，五老散华，空中受文	自获此经，玄虚降授，黄老告符，运灵引曜，五老散华，空中受文

由以上的异文对比可知,除少量文字讹误外,《大洞金华玉经》与敦煌本极为接近,更符合《雌一经》的原貌。除此之外,《大洞金华玉经》“兆在别室”一段经诀在“九天帝君十二愿”之上,“玉帝命驾”之“命”作“凝”,“内存紫房”之“内”作“我”,等等,均与《无上秘要》卷74引文相同,可能都是较早时期《雌一经》的面貌。

二、《雌一经》内容与异名

《雌一经》的内容看似驳杂,但可大致分为几类,第一类与读诵《大洞真经》有关,卷首没有标题的部分及“中央黄老君所撰玉经诀”都是读诵《大洞真经》的经诀,“九天太真道德经篇目”为《大洞真经》目录,“大洞西华玉堂仙母金丹法”为配合读《大洞真经》的丹法。第二类即玄母八间、帝君十二愿,即“太丹隐玄玉晨金华玉经八间十二愿”部分,而“太一帝君大回元五通上仙法”也是对行玄母八间、帝君十二愿的说明。第三类均与存思太素三元君、三元君、五神相关,包括“中央黄老君太丹先进洞房内经法”“大素真人隐朝礼愿上仙经法”“玉晨明镜金华洞房雌一五老宝经法”“太一帝君洞真玄经存五神法”“大洞雌一帝君呼引日月之道”“大洞雌一帝君变化雌雄之道”“五老雌一解胞胎死结上仙法”“大洞雌一哺养帝君太一百神上仙法”,“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的咒语中有“速启太素三元君”,也与太素三元君有关,而“大洞真经高上录中帝君九魂命五神符”大概应是存思五神时所用的符。最后一类与镇生五藏有关,即“大洞雌一太极帝君镇生五藏上经法”一部分。这几类内容基本都与三元君相关,它们互相之间也都有联系。

《雌一经》或其它道经对《雌一经》的描述似乎也都提到了这几类内容。《雌一经》曰:“夫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上愿十二、玄母八间、九转五回、变化雌雄。”其中“九转五回”所指不明,而“变化雌雄”显然是指“大洞雌一帝君变化雌雄之道”中的法术。《八景玉策》云:“受《大洞真经》三十九章、太上大道君八景玉策、八风徘徊帝一之道、太丹隐玄、回元五通、十二上愿、玄母八间、先进洞房、金华雌一、九玄列纪、灵书紫文、镇生五藏、琅玕华丹者,当破纆割绳乃得传之。”^⑩这段话显然袭自《雌一经》“大洞雌一太极帝君镇生五藏上经法”中“此大洞金华雌一、后圣九玄道君外记、灵书紫文、五老宝经、琅玕五石、华丹玄腴之法,皆结盟以青金”一段,而前所加的“太丹隐玄、回元五通、十二上愿、玄母八间、先进洞房”恰恰补足了《雌一经》另外的内容。

《四极明科经》卷3:“《雌一玉检五老宝经》,灵书紫文,乃高玄映之道,高上帝君所修,上愿十二、玄母八间、九转五回、变化雌雄。”^⑪这也是袭用了《雌一经》的自我描述。《七转七变舞天经》:“《雌一玉检五老宝经》,金华玉房隐朝三元。”^⑫则专指朝礼、存思三元君。《洞真太上太霄琅书》卷1称“《雌一玉检五老宝经》,解释宿根,拔度七玄”^⑬,则又专指十二上愿而言。至于其他将《雌一经》与“玄母八间、十二上愿”合称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由此可见,在《八景玉策》等经书出现的南北朝时期,《雌一经》的主要内容就已与今日所见不相上下。

虽然《雌一经》各部分的内容可能很早就已形成一整体,但其它道经在引述该经时却往往用其中某部分的名字。如前引《上清仙府琼林经》引有“大丹隐玄五晨金华玉经”“先进洞房内经”“玉晨明镜经”“大洞雌一太极五老帝君镇生五藏上经”,最后总称“已上出《五老雌一经》”。关于《雌一经》的其它引用名又有:

“洞真玉晨明镜雌一宝经”,见《无上秘要》卷17;

“洞真隐元五晨金华玉经”,见《无上秘要》卷74;

“洞真太极帝君填生五藏上经”,见《无上秘要》卷87;

“玄母八门经”,见《三洞珠囊》卷1、卷3、卷8、《太平御览》卷659、卷674、卷679;

“玉晨明镜经”,见《上清道类事相》卷2、卷4。

分析这些引文还可发现,今本《雌一经》似乎佚失了部分内容,如《上清仙府琼林经》所引的“大洞雌一太极五老帝君镇生五藏上经”中还有赵成子故事,以及服食竹笋等事,而赵成子故事也见于《无上秘要》卷87所引“洞真太极帝君填生五藏上经”及《三洞珠囊》卷1、卷8所引“玄母八门经”,食竹笋事又见《三洞珠囊》卷3所引“玄母八门经”。

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雌一经》“太一帝君洞真玄经存五神法”云:“经曰‘先存太一’,太一者……”而“先存太一”一句恰见于《雌一经》没有标题的第一部分。据此,似乎《雌一经》的第一部分乃是全经之“经”,而其余部分相当于“传”。另外,《三洞珠囊》卷8、《上清道类事相》卷2、卷4所引的“大洞雌一篇目”均见于《雌一经》的第一部分。似乎可以推测,今本《雌一经》的标题“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很可能即是《雌一经》第一部分的标题,整部《雌一经》大约相当于一部丛书,“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居于卷首,故又可用来说指称整部经典。

三、《大洞真经》的神化与《雌一经》的生成

根据《真诰》卷5所载的《道授》，至迟在东晋兴宁三年（365）《大洞真经》便已开始流行。《道授》中极为推崇《大洞真经》，称“故曰‘《大洞真经》，读之万过便仙’，此仙道之至经也”，又称“明《大洞》为仙卿，服金丹为大夫，服众芝为御史”^⑧，将《大洞真经》视为最精妙的上清经。

正因为《大洞真经》如此崇高的地位，大约与《大洞真经》同时出世的经书也不得不据之做改动^⑨，而晚出的经书更是依附于《大洞真经》。《雌一经》正是在这种情势下被造作了出来，所以《雌一经》称：“欲读《大洞真经》，当先读高上帝君十二愿、玉清玄母八门行间，次又读中央黄老《洞房五神经》，三年乃得受读《大洞真经》。”又称：“当先存念洞房三素元君，三年乃得受读《大洞真经》耳。”又称：“修存雌一三年之后，乃又得受《大洞三十九章》耳。”《雌一经》自身的定位也是“大洞之诀”，即行《大洞真经》的经诀，乃是《大洞真经》的附庸。

在这一批依附《大洞真经》的道经中，《雌一经》很可能是最先造作出来的，所以《雌一经》中几乎没有提到别的经书^⑩，而类似道经在提及《大洞真经》时经常要提到《雌一经》。如《大有妙经》称：“兆之为道，存思《大洞真经三十九章》，回风混合、雌一五老、金华洞房、帝君十二上愿、玄母八门行间、太一变化、雌一上仙之法。”^⑪所谓“三奇”之说也是首见《大有妙经》，彼称：“道有三奇，第一之奇《大洞真经》三十九章，第二之奇《雌一宝经》，第三之奇《太上素灵洞元大有妙经》。”^⑫之所以尊《雌一经》为第二奇，而自己屈居第三，恐怕是因为《雌一经》出世较早，且早就取得了《大洞真经》附庸的地位。

《雌一经》将自己作为《大洞真经》先修经典的做法给南北朝时期的造经运动竖立了榜样，许多道经纷纷将自己加入《大洞真经》先修经典的序列中，而《雌一经》在序列中的地位似乎是不可撼动的。如：

《洞真太上八素真经服食日月皇华诀》：“施行雌一玉检、玄母八门行简、十二上愿，醮礼之气、奉奏灵宇求仙之道，而无此符，灵不为降，气不下临，道则远逝，万不得仙。”^⑬

《上清高上金元羽章玉清隐书经》：“又以本命、甲子、太岁之日，及当登斋行道，诵经《三十九章》《雌一五老宝经》、玄母八门行间、十二上愿，悉当并诵八天智慧咒一遍。”^⑭“八天智慧咒”正是该经前面的主要内容。

《上清高圣太上大道君洞真金元八景玉策》：

“受《大洞真经》三十九章、《太上大道君八景玉策》、八风徘徊帝一之道、太丹隐玄、回元五通、十二上愿、玄母八间、先进洞房、金华雌一、九玄列纪、灵书紫文、镇生五藏、琅玕华丹者，当破钹割绳乃得传之。”^⑮“太丹隐玄”以下正是《雌一经》的内容。

《洞真八景玉策晨图隐符》：“自不诵咏《大洞真经》三十九章，三宝神真，雌一八间、十二上愿、招霞服精赤景奔月结璘之道，莫得佩玉策八景晨图玄隐之符。”^⑯“雌一八间、十二上愿”显然是指《雌一经》。

《洞真上清神州七转七变僊天经》：“凡受《洞真三十九章》《雌一玉检》《大有妙经》，解给散滞，拔度七玄，而不知七转之法，皆不得诵咏玉篇。”^⑰

《太霄琅书》卷1：“凡修《大洞三十九章》，回风混合帝一之道，《雌一玉检五老宝经》，解释宿根，拔度七玄，而无此文，则九天王不纳其音。”^⑱

《上清金真玉光八景飞经》：“若有修行大洞之真经，精雌一之幽关，施八道以招无，研金华于三元……可得玄授于八景，告妙诀于金真。”^⑲所谓“精雌一之幽关”“研金华于三元”均指《雌一经》而言。

《上清太上黄素四十四方经》：“凡读《大洞真经》三十九章……凡读太丹隐书金华洞房及雌一宝章者……依《太上黄素四十四方》，便得称为三洞法师及元景真人。”^⑳

《洞真太上八道命籍经》卷下：“读《三十九章》《雌一》《大有》《九真》《太丹》，北向心礼四方，叩齿三十六，咽液三十六……”^㉑

类似的经书还有不少，从中可见《雌一经》的影响之大。

四、《雌一经》的文本来源以及与其它经书的关系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雌一经》的成书大概应在杨、许传经后不久。但这样一部篇幅不小的经典显然不是凭空造作的，而是前有所本。但因《雌一经》的成书时代较早，其来源大多也不可考，但也可以从文献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真诰》卷4云：“太阴炼身形，胜服九转丹。形容端且严，面色似灵云。上登太极阙，受书为真人。”^㉒此咒也见于《雌一经》“大洞雌一太极帝君镇生五藏上经法”一节，文字略有不同。《真诰》接下来一条云：“赵成子死后五六年，后只晚山行，见此死尸在石室中，肉朽骨在。又见腹中五藏自生如故，液血缠裹于内，紫包结络于外。”^㉓此正《上清仙府琼林经》所引“大洞雌一太极五老帝君镇生五藏上经”中的赵成子故事。《真诰》于下条又云：“右三条是长史

抄写《九真经》后服五石腴事。”^③所谓“服五石腴”，当即“大洞雌一太极帝君镇生五藏上经法”中投五石以镇五藏的法术，亦即彼文所谓“琅玕五石华丹玄腴之法”。可见整个“大洞雌一太极帝君镇生五藏上经法”可能即是脱胎于许谧的“服五石腴事”。

又《真诰》卷9云：

受洞诀施行太丹隐书，存三元洞房者，常月月朝太素三元君。以正月九日、二月八日、三月七日、四月六日、五月五日、六月四日、七月三日、八月二日、九月一日、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二日夜，于寝静之室，北向，六再拜讫，稽首跪曰：“谨启太上大道高虚玉晨太素紫宫八灵三元君、中央黄老、无英、白元、太帝、五老高真上仙、太极皇精三皇君，大洞三景弟子某，谨以吉日之夜，天关九开之间，上闻太上玉皇真君，乞得长生世上，寿无亿年，时乘黄晨绿盖龙辇，上诣紫庭，役使万神，侍卫四明。”毕，勿令人知也。此一条掾写。

右四朝太素三元君法，以吉日夜半时。^④

此段文字又见于《雌一经》“大素真人隐朝礼愿上仙经法”。由此可见，《雌一经》中朝礼太

素三元君的内容大概脱胎于此，而朝礼太素三元君三女的内容可能也由此申发。

这样一段文字稍作改动后，又见于《上清三元玉检三元布经》。而《雌一经》的朝礼太素三元君、三元君的法术也见于《上清三元玉检三元布经》。《上清三元玉检三元布经》恐怕是袭用了《雌一经》。这是因为，首先，二经对《真诰》原文的改造相同，行道日均增加一天，“上闻”的对象均改为“太上太素、三元三素元君、玉皇真君”，这显然不能以改造同一材料解释；其次，《上清三元玉检三元布经》增加了不少内容，对于三元君，《雌一经》仅述其名讳、服饰，而《上清三元玉检三元布经》则每位元君均有咒语，于太素三元君也增加了一组咒语，这都是愈转愈繁的结果；再次，《雌一经》前后均有大量关于三元君的内容，而《上清三元玉检三元布经》上文主要是关于“三元玉检”的内容，佩玉检文所见的神真除了太素三元君和三元君外，还有九天玄母、九天元父等等，而此处仅朝礼太素三元君和三元君，实在令人生疑；最后，将《上清三元玉检三元布经》与敦煌《雌一经》对比，可以看出《上清三元玉检三元布经》可能受到了别本《雌一经》的影响。

《道藏》本《雌一经》	敦煌本《雌一经》	《三元布经》	备 注
日月倾曜	白日倾曜	同《道藏》本	《上清道宝经》卷2引作“白日”。
列烛拔根	引烛拔根	同《道藏》本	“引”指引去，义长。
八风洞波	八风洞波	八风回波	“回”当为“洞”字之误。
黄云九缠	黄云七缠	同敦煌本	《上清道宝经》卷2引作“七”
九天为之低回	九天为之巔徊	九天为之巔徊	
坐于太空之中	坐室中焉	同《道藏》本	《云笈七籤》卷41引作“坐空中焉”
八景回神风	八景回晨风	同敦煌本	《云笈七籤》卷41引作“回晨风”
委顺拔所经	委顺扶所经	同《道藏》本	《云笈七籤》卷41引作“扶”
幼童回孩吟	幽童回孩吟	幽童回孩吟	《云笈七籤》卷41引作“幽”
耆艾还反婴	老艾还反婴	同敦煌本	《云笈七籤》卷41引作“老”

由以上对比可知，《三元布经》少有独立的异文，《三元布经》与敦煌本《雌一经》的一些异文显然是因为抄自与《道藏》本类似的某些俗本。这说明，《三元布经》不但产生于《雌一经》之后，而且产生于《雌一经》已形成版本歧异之后。

五、从《雌一经》看早期道经造作模式

程乐松曾这样分析《三洞珠囊》的结构：“首先说明品目的主题，并引据经典进行解释，在此基础上，引用不同的经典对于品目主题涉及的具体内容进行解释和说明，进而以《道学传》

《神仙传》及《列仙传》等文献中提及的神真故事为效验，论证目体品目内容的重要性及其实际效验。简言之，可以看到一个法、术、验的三次结构。”^⑤实际上，这种“法、术、验”的结构并不仅仅为类书所采用，而是早期上清经造作的重要方式，《三洞珠囊》等道教类书不过是袭用这种结构而已。

《雌一经》就已开始使用这种“法、术、验”的结构。前面提到，《雌一经》卷前没有标题的部分可能是全经之“经”，其标题恐怕就是“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紧随其后的《大洞真经》目录自然也与此经主题紧密相

关。而自“太一帝君大回元五通上仙法”以后的内容,包括帝君十二愿、玄母八间、朝礼三元君等,均是修习《大洞真经》时所用的“术”。《道藏》本《雌一经》没有“验”的内容,但如前所述,早期《雌一经》最后应有赵成子登仙的故事,今本已失落,正对应了“验”。

类似的情况又如 P. 2576v《上清三真旨要玉诀(拟)》所引《西王母宝生无死玉经》,先以“《无死玉经》”引出一段韵文,继而对韵文中的疑难词做解释,然后书施行此法的技术,最后则为宋原甫施行此诀 20 年白日升仙的验证。

再如《大有妙经》,《道藏》本《大有妙经》第一部分的结构与《雌一经》第一部分非常相近,均为全经总纲。以下为“三洞混化内真变生官号宝名”、守三元、守三一等法术。《道藏》本《大有妙经》中同样没有“验”的内容,但《云笈七籤》卷 104“太极真人传”条云:“又感真人李君授以《太上素灵洞玄大有妙经》,冲复修之,甚得其验,遂乃解胞释结,保命凝真,领摄群神,洞观众妙焉。”^⑨虽无法确定这段话即是《大有妙经》的佚文,但由此可知当时确有关于《大有妙经》的应验故事。

除上清经外,部分灵宝经也有类似的结构,从 P. 2865 号《太上灵宝洞玄灭度五练尸经》来看,该经包括了《正统道藏》中的《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和《灵宝炼度五仙安灵镇神黄缢章法》^⑩。该经前半部分为五方天文的功用及使用方法,大约相当于“法”。第二部分为使用五方天文开度五方地狱的仪式,即相当于“术”。最后则以《太上洞玄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中几个故事的缩写及衍门子、高丘子等故事作为该经的“验”。

总之,“法、术、验”的结构确为早期道经造作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正统道藏》本各经往往佚失了部分内容,导致无法看出这一结构。这种结构可能还对佛教文献的编撰产生了一定影响。《法苑珠林》有些部类以“述意部”开始,以“感应缘”结束,与“法、术、验”的结构也有相似之处。《大唐内典录》书末亦有“历代众经应感兴敬录”,述经书灵验。P. 3023《妙法莲华经玄赞》卷末又写《妙法莲华经感应记》,敦煌多种《金光明经》后都抄有《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这似乎都与早期道经以“验”结尾的结构相近。

结 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雌一经》成书较早,大约产生于杨、许传经后不久。早期道经中所称的“金华玉经”仅是《雌一经》的一部分,而《正统道藏》中的

《大洞金华玉经》则是后世多方抄撮而成。

二、《雌一经》是配合《大洞真经》的修炼而作的,大概相当于修习《大洞真经》的经诀。后世多种上清经均是遵循这一思路造作的。

三、《雌一经》在造作时吸收了大量之前道教文献的内容。早期《雌一经》的内容与今本大致相近,文献中没有今本《雌一经》经过重编的证据。今本《雌一经》遗失了部分早期《雌一经》的内容。

四、“法、术、验”的结构是早期上清经造作的一种重要方式。

(责任编辑:首之)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敦煌吐鲁番道教文献综合研究”(16CZS005)阶段性成果。

① 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633页。

② 萧登福著:《正统道藏总目提要》,台北:文津出版社,2011年,第1273页。

③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The Taoist Can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 588.

④ 王卡:《敦煌本〈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校读记》,《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5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29页。

⑤ 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册第97页。

⑥ 《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第33册第383页。本文所引《雌一经》均据此本,为省繁冗,下文不再一一标注出处。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道藏》第33册第405、401、726、552、646、401、414、479、778、582、545、646、516、155页。

③⑬⑭⑮⑯⑰⑱《道藏》第34册第298、150—151、150—151、54、73页。

⑪《道藏》第2册第710页。

⑫ 敦煌本《雌一经》,指羽 612、石谷风藏本、羽 614 这三件写卷,三件写卷笔迹一致,原为同卷,详参前引王卡文。

⑬《道藏》第3册第427页。

⑭⑮⑯⑰[梁]陶弘景撰:《真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1、91、91、91页。

⑱ 详参部同麟:《〈九真中经〉新考》,《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58页。

⑲ 仅“玉晨明镜金华洞房雌一五老宝经法”中提到白素右元君执《太上智慧经》,黄素中央元君执《大洞真经》,紫素左元君执《太上消魔经》。但此时《太上智慧经》和《太上消魔经》是否有经书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后世“消魔智慧”是一部经书。

⑳ 程乐松著:《中国道教类书与道教思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27页。

㉑[宋]张君房编:《云笈七籤》,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250页。

㉒ 敦煌本《太上灵宝洞玄灭度五练尸经》前半有残损,《永乐大典》卷911引用该经则较为完整,其内容也是相当于《正统道藏》中的这两部经书。